

持之以恒探究的境界

赵德发

去,或落向月球、火星,或飞向宇宙深处。对微观世界的探索也是如此,譬如解码生物基因,譬如发现并运用量子理论。在中观世界,人类也对自己的行为与心理好奇,人类学、心理学、社会学、政治学……集中了诸多研究成果。

人类的好奇心重,其中作家的的好奇心大概更重。甚至可以说,好奇心成就了某些作家。作家更广泛地了解世界,认识世界,“行万里路”就成了自觉的行动。徐霞客有志于探寻名山大川的奥秘,徒步跋涉,出生入死,“达人所之未达,探人所之未知”,成就了六十多万字的《徐霞客游记》。当代一些作家更是热衷于四处游走,几乎踏遍山河大地,他们的作品能让读者很好地增广见闻,开阔视野。我本人从事创作四十多年,文才一般,好奇心却强,总想探寻和书写那些关注者较少的领域。譬如说,我想深入了解海洋,曾沿着黄海岸边行走,从长江口到鸭绿江口,掌握了大量素材,先后写出长篇纪实文学《黄海传》和长篇小说《大海风》,后者入选中国作家协会“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”。

人类历史,苍茫浩瀚,也引发了一些作家的好奇心。他们从史书中钩沉,以深刻的历史观作灵魂,以淘得的

资料作骨肉,辅之以想象,建构起一部部作品。作家面对自己所处的时代,好奇心更是旺盛。人际关系拉拉扯扯,理不清也理想;大事小事屡屡发生,总想知晓来龙去脉。时代脉搏,现今有何变化;生活方式,怎样日新月异,都需要深入了解。尤其是,全球化、城市化、信息化如火如荼,智能时代轰然来临,人们都在怎样想、怎样做,地球上人类这个物种何去何从,实在是作家们应该密切关注的。时代大潮需要从高处俯瞰,还应该深入泡沫之下把握本质的东西。如此这般,才能写出有价值的作品,为时代留下一份文学记录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,好奇心是创作的一份原动力,是作家们一杯不可或缺的醒神咖啡。

人类中的大多数成员,年事稍高,好奇心就会减少,觉得很多事不必费心劳神去琢磨。但是作家不应该这样。即使活到老迈之年,可能眼神不好,腿脚不灵,还是要葆有好奇心,否则创作生命就会受损,乃至提前终止。

这不是说,失去了好奇心就不能成为作家。有一些才情极高的人只沉湎于昔日时光,书写过往的悠悠岁月,也会出大作甚至杰作。因为他已经凭借丰富的经历、睿智的目光,将社会与

人生观察透彻,以生花妙笔将平凡事物写得生动传神。但有些作者资质平平,却懒得学习和观察,不关心世界进展,不了解社会现状,对世道人心的把握停留在浅显层面,将常识当新见,把老故事当新段子讲,自己津津乐道,读者却觉得味同嚼蜡。

其实,作品传播过程,也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读者的好奇心;这书写了什么?好不好看?那位作家又出新作,不知咋样?如果作家的好奇心缺失,作品缺乏新鲜感,让读者觉得不新鲜、不够味、不过瘾,那他对你的好奇心就会丧失,就会离你而去。作家老了,即使脸上长了斑,作品中却不能有。作品中的“老人斑”,一读便知。读着读着,他会觉得一个人在他面前老生常谈、无病呻吟。他避之唯恐不及,你还想“见字如面”促膝谈心?一厢情愿罢了。

这时,好奇心便是一味良药。应该把童年时就有的好奇心唤醒,对这个世界保持水乳交融的热情。谁说太阳底下无新事?看啊,每天每天,万物在生长,生活在继续,社会在前进,地球在转动。只要葆有一颗好奇心,持之以恒地探究下去,创作就有很大可能保持年轻态,达到古人讲的一个境界,“苟日新,日日新,又日新”。



人类的好奇心,童年时尤其甚,觉得万事万物都值得探究,整天把眼睛瞪大,东跑西蹿。家长小心翼翼,不敢让其离开自己的视线。有人虽然年龄不小,依然会被好奇心害惨。譬如,前些年用白炽灯照明,有人听说灯泡放到嘴里拿不出来,想亲自试验一下,结果真的拿不出来,只好求救于医生,成为大家的笑料。

然而,好奇心是人类的宝贵天性之一。教育家杜威说,好奇心的终极阶段是变成一股能强化个人与世界联系的力量,这种力量能持续为我们的个人经历增加趣味性、挑战性和兴奋感。人类怀着强烈的好奇心,几千年来持续探索种种奥秘,获取无量知识,才不断提升能力,成为“万物之灵长”。

即使到了当今,人类的好奇心还是勃勃如初。譬如,对宏观世界的探究一直没有停止,各种天文望远镜分布在地球上和天上,一个个空间站陆续建成,一个个太空飞行器被发射出

攀登海龙屯

方洪羽

贵州遵义有一个享誉世界的文化遗产,那便是海龙屯。上世纪70年代末,这座遗址从埋没中被“重新发现”,2015年,作为中国三大土司遗址之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。

海龙屯地处云贵高原向四川盆地过渡的斜坡北段,雄踞在黔北著名要塞娄山关以南的龙岩山上,有“飞鸟腾猿,不能逾者”之险。据传修建屯堡之前,并没有通往龙岩山顶的路。修建之时,人们选择在龙岩山东南面松岩坡的山体基岩上凿出一道道台阶,才有了一条可以攀升至龙岩山顶的登屯古道。其道曲折呈“之”字形,地势可谓险绝。

城堡用大青石垒筑,屯前设六关,屯后有三关,各关之间护墙相连,随山势绵延十余里。从山脚仰望,气势磅礴的城墙、关隘在苍翠的山间时隐时现。从空中俯瞰,云雾缭绕中隐约可见一座山巅石城悬浮在悬崖峭壁之上,一条登屯古道犹如龙盘蛇绕,从山脚向屯顶盘旋而上,蔚为壮观。

自登屯入口向上约百米,我们来到东面山腰南侧的铜柱关。从如今的旅游栈道扶梯而上,再走不过百余步,就来到一处开阔平地。此处可以俯视沟谷,蜿蜒厚实的城墙从这里一直修到与其互为犄角、相背而立的铁柱关。两关之间构成了海龙屯的第一道防线,寓意为“铜墙铁壁,坚不可摧”。一路向上,关隘渐渐多了起来。每过一道关隘,你都能感受到它的宏伟气势和沧桑。试着攀登“三十六步天梯”。远远地看,还以为仅是一个普通的石梯,走近些才发现,它嵌在陡峭的山梁上,每一步梯级高度达五十多厘米,宽度二百八十厘米左右,步跨约一百五十厘米。即便是一个身强力壮之人,也需手脚并用攀爬前行。我刚从第一步阶梯攀爬到第二步时,就感觉双手无处攀附,双脚在湿滑倾斜的青石上无法找到着力点,越想向上攀爬就越向下滑,折腾到第三步阶梯,已气喘吁吁、四肢发软,只能仰头望梯止步,改从游道而上。

进入一条三百米来长的“夹沟”式通道,这便是飞虎大道。到达此处,已是大汗淋漓,一阵山风从通道吹过,夹杂着草木的清香,让人疲累顿消。偶有被惊飞的鸟儿扑棱棱从林中起飞,化成一幅有动有静的优雅画卷。这是一条半山腰开凿出来的军事通道,两侧以天然高山为屏障,最宽处达三四米,最窄处仅一米左右,当时主要作连接飞虎、飞龙两关栈道和藏兵之用。

穿过飞龙关,视野豁然开朗。经过一段相对平缓的小道,便来到位于屯上缓坡沟谷地带的朝天关了。朝天关看起来比之前的那些关隘要宏大得多,是所有关隘中保存最好的。这里南接飞凤关,北望飞龙关,视野极其开阔,上山之路可尽收眼底。攀登至屯顶,风力渐大,天空开始渐渐低沉。放眼山野,极目远眺,可见东面几公里外的养马城,还能识别东北方向二十公里开外巍峨的娄山关。此时,夕阳正待西下,苍茫大地残阳如血,映红了天际。

海龙屯遗址曾深埋于历史的尘埃之中,后来被考古人员一铲一锹清理出来。我们从古道南面直下,徐徐山风在耳畔轻轻呢喃,仿佛在细细讲述遗址被发现与发掘的过程。历史的遗韵弥漫在一块块长满青苔的石阶上,浸润在整个承载着厚重历史的遗址中,默默等待人们的翻阅。



▲中国画《太湖之晨》,作者宋文治,江苏省美术馆藏。

大地

石炭纪森林深处

肖建勇

从邵阳麻溪冲回长沙,途中绕至我熟悉的矿场。这里改制前叫湖南省涟邵矿务局牛马司煤矿,矿里人如今仍叫原来的名字,这是一种记忆,也是一种情怀。

牛马司煤矿曾经有斗米山、水井头、麻元村、铁箕山等工区。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,万余名职工家属生活工作在这片土地上,学校、医院一应俱全。后来因为资源枯竭,关停了一些工区,矿里规模缩了一半。留下来的人,每天依然在矿井里进进出出。这里如今仍是湘中较大的煤矿。

我们到达矿里时正是上午,遇到不少人,全是些矿里的老职工,结伴到集市采购生活用品。每天仍有一两趟装煤的火车从“牛马司”小站驶进矿里煤坪,装满煤后,拉着长长的汽笛驶出,慢慢消失在矿山的目光里。水井头工区是立井,井筒如树向地层深处倒长着,轿厢般的罐笼穿梭在地面与井下。主副井架隔着三十来米,一高一矮,像高低杠。眼下是生产高峰时间,天轮转动得欢快,罐笼把地层深处的空气带了上来,与井口的空气

一接触,薄薄的白雾和潮湿的霉味顿时弥漫开来。

牛马司煤矿是我的根。上世纪70年代初,我出生在矿上,吃着矿上的白面馒头长大,再后来又在矿上工作,算起来,前后有近二十年。三十三年前的冬天,一纸入矿通知,牵引我走进矿区。那个下午,十多个年轻人入矿,在副总工程师的带领下,来到水井头工区井下三百米深的采煤工作面。井下巷道四通八达,如同不夜的集镇,远不是外人在地面看到的样子。除了机车、电机等设备发出可以分辨的声音外,还有一种来源不明的声音进入了我的脑海,让我生出莫名的惊慌。副总工说,现在我们距地面垂直深度近七百米,有任何感觉都十分正常。他领着我们在黢黑的巷道里前行,矿灯的光只能看清十来米外的景物,再远些就模糊了。越靠近作业点,空气里湿润的霉味儿越发稠密,特别像长期被掩埋在地里的树叶被挖掘后溢出的味道。

后来,我分到了铁箕山工区。我们队主

北京春天,总是从容不迫带着自己的节奏,农历二月、三月、四月,一步步走来,顾盼生辉。我时而在楼上凭窗张望,观察小区花园及行道树一天天的变化,时而在郊野公园散步,一次次穿行花草树木间,走过大大小小河边湖畔,感受春光既来,春色渐浓。

在城市生活的人们,足迹很少出水泥柏油路面,但依然可以走进春天深处。早春二月时,路过公园的土坡旁,发现有亮眼的小花在悄然绽放,一点、几点,一小片、一大片……就像是一张张调皮孩子的灿烂笑脸,天真无邪又肆无忌惮地惹逗你,似乎都能听见花丛中传出的咯咯的笑声。过往的行人不由慢下脚步,注目这些花儿,带着欣喜打量它们。它们是迎春。多么朴实而动听的名字啊,而且名与实恰相符。稍晚些的是连翘。连翘和迎春样子差不多,傻傻分不清不要紧,重点是它们接力而来,竞相盛开,给人们带来春的消息。

看远处,朝阳的柳梢上,已有一抹亮色的鹅黄点染,像是高悬的米黄酒旗,又像是万千流苏迎风摆动,提醒人们春意已闹上枝头。北方的柳树多高大伟岸,看似粗犷豪放一些,却也呈现出潇洒妩媚的面相。柳树鹅黄新绿,也是春来的播报。北宋王安石有《南浦》一诗:“南浦东冈二月时,物华撩我有新诗。含风鸭绿粼粼起,弄日鹅黄袅袅垂。”在这幅绝美的早春美景中,时间地点俱有,美物色彩兼备,其中最亮眼的风物有两样:鹅黄和鸭绿,新柳和春水。鹅黄鸭绿,鹭白鸭青,如此多彩的早春颜色,惊艳了世界,也惊艳了人心。

时令进入三月,春意开始浩荡。草色一天比一天绿,也一天比一天深,但总体上是那种嫩嫩的新绿,充满勃勃的生机。园中的花木由爆蕾而发华,而生新叶,而成花海,或绿阵。所有这些,都不用等上多少天,变化好像就是瞬息之间的事,稍不留神便会错过。

春生万物,每天都是新的,一天是小变化,几天就有大变化。才几天不见,草地新绿已是无边蔓延,明亮晃人眼。每一根小草都挺直了腰肢,通体新鲜闪亮,是努力生长的样子。而抬眼远望,几片小树林开始集体着了春衫。最惹眼的是春日照耀之下,一树树的新叶也一天天长大不少,发出油亮而柔和的光泽。而各种花儿这时候已次第盛开,红的桃花,白的梨花、杏花、海棠花,还有各种粉的不知名字的什么花,一树树,一丛丛,高高低低盛开,各自乐此不疲。园中湖泊和池塘都是水清见底,倒映着周围的绿树杂花,居然还有偶尔几声零星的虫鸣,呈现出一种幽远静谧之美。林间、花丛、河边、路上,有各色各样好看的小鸟落下、飞起,掠过,三五成群,啾啾啾啾,叽叽喳喳,七嘴八舌很热烈的样子。这些年来经过持续努力,环境普遍改观,越来越多品种和数量的鸟类在公园落脚。

我站在高楼之上的办公室窗边往下看,见春日良辰,风和日丽,马路两侧的人行道上,已有绿树掩映。阳光贯穿树顶,投下斑驳的日影,像是铺在地面上大张的剪纸作品,疏疏密密,明明暗暗。行人在其间来来往往,人得画又走出来。片片新绿如云浮在上,晃眼的日影错落在下,人在树下穿行,被光与影爱抚,尽显春日温柔。太阳还没有大热,稀疏的树荫只是点缀,美化的功能超过了实用的要求,但很快就会变得不可或缺。

四月春深,已至暮春。暮春是春深

春天的节奏

康健

的别一种说法,到了这个时候,绿色已经无所不在。绿色的规模和程度都大大地推进,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,所有的空间乃至所有的空白都被绿色充满。满坑满谷的绿意足够盛大,在地上膨胀溢出,还想往天上去。于是,看到那些遍地铺陈、漫无际涯的绿意真的就飞上天了。一树一树成排连片,腿脚扎进绿色的海洋,挺拔的腰身向空中延伸,披挂茂盛的绿叶连天蔽日。暮春是春之盛。此时的春天,是青春勃发、是风华正茂,热情迸发,活力彰显。

春意最浓,花事也最盛,大地就是一座大花园。这个时候,有花开,也有花落,一茬接着一茬。乡村的花也多,但野生的居多,人为侍弄的少。城里的花开得集中,称得上是百花园,各种各样的花在一起,让人看得方便、赏得过瘾。最夸张的是,除了花的海洋,还有一棵棵缀满繁花的大树,像是平地上升起了花的高楼,让人抬头仰望,低头生叹。这边厢,花开正欢;那边厢,落英缤纷。花有花期,不过,大可不必伤春,在当下尚是脉脉温情,在前方更有炙人的热情,新陈代谢更加频繁,生命也会加速成长。

也该说说春雨了。春雨贵如油,是对春雨的夸赞,也透露出人们对春雨的期盼之情。悠闲的人在春燥时盼春雨,是为了让春雨滋润心田,给生活添加诗意;四季忙碌的农人在春耕时也盼春雨,是为了让春雨滋润禾苗,给一年好收成打下基础。“好雨知时节,当春乃发生”,经过雨水洗礼的大地,花木扶疏,草色新绿,水汽氤氲于天地之间,不外是浓浓的春天的气息。

人们在春天之初做出各种计划,播种希望的种子,设定大小目标,憧憬埋在心底的理想。因为他们相信希望会发芽,理想能实现,心心念念全是向着前方和未来。一年又一年,人们盼春、迎春、惜春,是因为春天总是激励着一整年的奋斗与创造。



铁箕山工区井下地质十分复杂,工作面坡度大距离长,往往需要多台溜子,煤炭才能运送到运输巷道。农忙季节,一些矿工回家帮助农耕,机关干部这时被安排去顶岗,或拖运液压支架或开溜子。溜子道因为顶板的压力,大多被推挤得又窄又矮,过往必须匍匐爬行。一次,我到工作面顶岗,一个人窝在机头,工作面一阵沉闷的放炮声过后,烟雾从溜子道一端翻滚而来,接着“咔嚓”“咔嚓”支架断裂的声音不绝于耳。我将矿灯照向远处,光线中飘浮着的煤尘,映射的银色光芒星星点点。这时,我仿佛又清晰地听见了久违的声音,中间似乎有隐约的歌声、巨蟒蜻蜓翼动的风声,自己突然就感觉穿越到了石炭纪时代的森林深处。森林里一株株树或直或弯,或高或矮,或枝繁叶茂,或风姿卓著,树枝在头顶相互拥抱,风儿在枝头招手。这时,一片金黄的树叶飘落在我眼前,我伸手揽去,竟变成一只动物,从我手上惊叫着飞起,“嗡嗡”“呼呼”……每个音符都是天籁,无法表达。

井口一侧的信号室里有秩序地响着“嘀、嘀、嘀、嘀”的电铃声。我站在井口外,看罐笼将一辆辆满载煤炭和矿石的矿车从井底运上来,又将一辆辆空空的矿车放下井下。忽然,我的耳朵里仿佛又听到了巷道里、工作面那来自石炭纪森林里的声音。这来自时光深处的声音,是不是大自然给予我们丰厚馈赠时的留言呢?

